

## 第十四卷 樂雲棟活迫賴本初 賽空兒嫁禍時伯喜

詩曰：

世情傾險勝風波，歎息人間負義多。

那識天公原有報，惡人自有惡人磨。

話說賴本初同了時伯喜、賈二隨著獄官、獄卒來到刑部衙門首聽審。梁狀元等薛將軍到了，一齊坐堂。各員役參拜畢，獄官將犯人解進，本初與時伯喜、賈二進了儀門，祇見堂階前對立著許多雄赳赳、橫刀挺戟的軍健，堂檐下分列著許多惡狠狠，持棍帶索的皂快，堂前站著幾個捧文書的吏典，執令旗的軍官，殿上排設著許多刑具。堂中兩個高座上，一邊坐著梁狀元，一邊坐著薛將軍，森森嚴嚴，就如神道一般，與夢中所見閻羅王也差不遠。本初戰兢兢的俯伏階下，不敢仰視。梁生一眼看見本初囚首囚服恐懼顛顛之狀，便先有幾分不忍，暗想道：「他和我們一樣中表兄弟，如今我與表兄高坐堂上做問官，他卻俯伏階前做囚犯，雖是他自作之孽，然亦深可憐憫。」因又想起當初先人收養他在家裏，中表三人一處讀書的時節，不覺慘然傷感，便不等薛尚武開口，即吩咐左右把賴本初帶過一邊，先喚時伯喜與賈二過來審問。時伯喜跪近案前，梁生仔細看了他一看，問道：「當初假扮公差，詐稱姓景，在舟中把蒙汗藥麻翻我主僕二人，盜去回文半錦的，就是你麼？」伯喜連連叩頭道：「犯人當日有眼不識泰山，罪該萬死。但此係樂雲所使，又是賴本初主謀的，實不干犯人之事。」薛尚武便接問道：「你這廝既為樂雲鷹犬，得做楊府虞候，卻又怎地與賴本初、賈二及已故犯人魏七等，同設騙局，嚇詐他銀子，以致事露被他拷打拘禁，這段情由，可從實細細招來。」時伯喜祇得將昔年詐稱科場關節，同謀騙銀後，因賈二等假官事發，究出舊弊的情由，說了一遍。梁生罵道：「你這沒良心的狗才，你若但奉樂雲之命，將我誑騙，還祇算架犬吠堯，各為其主，原來你未騙我之前，先已騙過樂雲，這等奸險，好生可惡。」伯喜告道：「這也非止犯人一人之事，也是賴本初主謀的。老爺不信，祇問賈二便知。」

薛尚武便喝令左右帶過賈二來，問道：「我問你，前日如何詐稱聶二爺？賴本初如何主謀？後來你又如何假充楊棟在外哄人？都要從實招供。若有一字不實，便要夾打了。」賈二不敢抵賴，把前後情由盡行供出。梁生罵道：「你這光棍，詐稱桑侍郎的舅子，敢於污玷桑老爺，十分大膽。縱使沒有後面假官一事，也該重處了。」賈二道：「這都是賴本初設下的計策。當時所騙銀兩，犯人与魏七祇分得一分，到是賴本初和時伯喜得了兩分去。」薛尚武道：「前事縱然不論，但論賈二假借楊棟名色，不知在外騙詐了多少人？時伯喜做了楊府虞候，也不知在外詐了多少贓物？你兩人總算是逆閹一黨，都該問個死罪。」賈二、時伯喜聽說，一齊叩頭哀告道：「犯人等罪固當死，祇求老爺天恩方便，筆下超生。」梁生對尚武道：「這兩人罪犯固當重處，但念賈二雖借楊棟名色在外騙人，然後復恭謀反與彼無涉。時伯喜雖為楊家虞候反書一事，彼所未知，姑免其一死，各杖一百，發配邊遠足矣。」尚武指著二人說道：「梁老爺這般斷決，造化了你兩個狗才。」二人叩頭感謝。正是：

不遇來侯無死法，幸逢徐杜有生機。

當下，薛尚武叫左右帶過時、賈二犯，把賴本初押將過來。本初捏著兩把汗，跪到案前。梁生問道：「你當初既不顧親情，專做樂雲的謀主，替他騙錦，替他賺婚，又與他認為兄弟，同拜逆璫，這般親熱，卻又如何騙銀於前，出首於後，反覆至此？」本初無言可答，祇是叩頭。尚武對梁生道：「他受了姨夫、母姨何等天恩，尚且恩將讎報，何況樂雲。」本初哀告道：「犯人自知罪重，悔已無及，祇望兩位老爺格外垂仁。」梁生道：「我且問你，表妹房瑩波今在何處？」本初哭道：「前日打發他回鄉，不想被人刺殺在途中了。」梁生驚問：「何人所刺？」本初把楊復恭遣賽空兒到襄州行刺，卻誤將瑩波刺死於商州武關驛的緣故，細細說了。梁生方知前日刺客，果係楊復恭所使。替死的梁夫人就是房瑩波，不勝嗟訝。又問道：「我當時祇道被刺的真個是我家內眷，曾遣人到彼尋取骸骨，為何並無蹤跡？」本初哭道：「當時兩個家奴見主母被刺，祇因是冒名逃難的，不敢說出真名，不便報知地方官府，私將屍首藁葬於驛旁隙地，所以無可尋問。」梁生點頭嗟歎，對尚武道：「念我兩先人將瑩波表妹收養膝下，何等珍重，誰想今日卻出這場結果。他前在長安城外與我相遇，不肯認親，何期後來到替了我內人一死。」尚武道：「復恭遣人行刺，定然也是賴本初造謀，那曉得到害了自己的妻子，可見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」本初道：「我賴本初今日方知，鬼神難欺，天道不爽。祇是懊悔已無及了。」因便把昨夜夢中之言略述幾句，早被尚武呵喝道：「公堂之上，准許你說鬼話！」本初便住了口，不敢再說。

梁生聽得說著他的父母，遂對尚武道：「且容他說完。」本初乃細述夢中所見梁公夫婦與桑公、房元化、房瑩波、賴君遠之事。並說薛神將移文冥王，劉仙官降臨地府，與所聞薛仁貴在神霄值殿，劉虛齋往柳家託生的話。但說到桑公放回他的時節，卻把陽間受報之說隱過了，祇說是劉仙官講情分上，故此放回的。尚武聽罷對梁生道：「休聽他這些鬼話，縱然陰司饒了他，我這裏陽間斷不饒他。」本初聽說，嚇得伏地再三哀求。梁生見他這般光景，便對尚武道：「他雖為復恭假侄，姑依自首免罪之例，饒他一死，也問個邊遠充軍罷。」尚武道：「復恭謀反，已非一日，反書草稿既在他處，為何一向不即首告，直待樂雲要拿他，方纔事急出首？恐難從自首免罪之例。」梁生道：「他雖滅親背義，我和你還須念母黨之親，看姨夫母姨面上，姑寬一線。」尚武聞言，亦祇得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即依尊意斷決便了。」本初見尚武口角已轉，連連叩頭謝道：「多蒙兩位老爺，不念舊惡，萬代恩德。」正是：

故者無失其為故，親者無失其為親。

小人不肯饒君子，君子偏能恕小人。

梁生與尚武判斷已畢，吩咐獄官，仍將人犯收監，等候申奏朝廷，請旨定奪。獄官領令，把本初和時、賈二人帶下堂來。本初纔走下堂，忽然大叫一聲，望後便到。獄官連忙扯起他來，祇見本初咬牙睜眼，轉身朝上跪下，口中叫道：「梁老爺、薛老爺，我乃樂雲是也，賴本初坑陷了我多少資財，又害了我性命，是他誘我投拜楊復恭，又是他出首，致使我身首異處。他今卻要保全首領而去，兩位老爺便饒了他，我樂雲斷不饒他。我今奉桑大王鈞旨，著我將他剝舌剖心，以昭現報。」說罷，立起身，向階前軍校手中奪過一把刀來，厲聲道：「賴本初，我先割你舌，然後再剖你心，看你心肝五臟怎樣生的。」言畢，便自己扯出舌頭，一刀割去半段，隨又扯開胸膛，把刀向肚子上祇一劃，祇聽得「咕啞」一聲，血漉漉滾出肚腸來，嗚呼死了。堂上堂下看的人，無不駭然。正是：

不用君子殺他，卻用惡人殺他。

又非別的來殺，仍然自殺自家。

尚武與梁生見了，十分驚訝。梁生對尚武道：「適間，本初公堂上述夢，是人說鬼話，今看樂雲白日裏報冤，卻是鬼作人言了。鬼神之事不可信其無。」尚武道：「若論情理，原不該怨他，今雖幸免官刑，到底難逃鬼責。」當下，梁生叫左右，將本初尸首用棺木盛殮了，傳令著賴家僕人把他靈柩移至瑩波薰葬之所。掘起瑩波骸骨，亦用棺木盛殮，合葬驛旁，筑個墓道，立碑其上，題曰：賴本初暨元配房氏之墓。正是：

既赦之於生前，又葬之於死後。

惡人到底是薄，善人到底是厚。

梁生既遣人葬了本初夫婦，當時的人多有曉得梁、賴兩家根由始末的，編成一篇口號，單說本初夫妻的以怨報德處。道是：

房氏善忘，賴子會賴。祇為賴其本，而忘其初；遂使梁被摧，而棟被壞。夫妻兩兩寡情，男女雙雙無賽，若一人稍有良心，不到得這般毒害。一個天不蓋，一個地不載。到不如逐去的奴子，能將故主戀；反不若趕出的養娘，尚把舊家戴。虧殺非子非婿的薛郎，救了表弟災，又賴非親非故的柳公，留得夢蘭在。偏是恩深反負恩，究竟害人還自害。奉勸世上負心人，果報昭然須鑒戒。

梁生與尚武將所定各犯罪案，並賽空兒一事，都具疏奏聞。天子聖旨道：

賴本初、魏七已死，勿論。賈二、時伯喜依擬發配。賽空兒著嚴緝正法。該部知道。

梁生奉了聖旨，即於獄中取出時伯喜、賈二依律決遣，兩個都發配劍南衛充軍。差人管押去訖，一面行文各府各鎮，緝拿賽空兒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賽空兒自從刺殺假梁夫人之後，劫了這一包細軟，奔至沒人之處，打開看時，都是些金珠首飾，卻不見甚麼回文半錦。他想到：「我雖不曾取得半錦，人卻被我刺殺了，也好去內相府裏請功。」不意趕到長安城外，忽聽楊復恭已為反情敗露，被朝廷殺了，他便不敢進京。東逃西竄了幾時後，聞朝廷差鍾愛做了鄖、襄防禦使，在均州募民屯田，他即改了姓名，叫做倪寶，竟至均州，混入流民籍中，受田耕種。後來，又打聽得前日刺殺的不是真梁夫人，到是賴本初的妻子，他遂放寬了念頭。那知梁生遍行文書，要緝拿他。文書行至鄖、襄防禦衙門，鍾愛接著，留心查訪，卻不曉得倪寶就是賽空兒，那裏查訪得著？誰想賽空兒原是內相府中軍健出身，平日在外殺潑放肆慣了，到底舊性不改。一日走到一酒店中買酒喫。那酒店主人，就是前日在村鎮上開飯店梁忠曾在他家住過的。今因地方平靜了，故搬到官塘大路來賣酒營生。當下，賽空兒來到店中，喫了酒，店主人問他討酒錢，他取出一隻小小的金釵來，付與店主人道：「權把這釵當在此，明日將銀來贖。」店主人看了說道：「不知這釵是真金的，假金的？我不要他。」賽空兒便厲聲道：「你這村人，好不識貨，怎麼這釵是假的？」店主人道：「莫管他是真是假，總是我們開店的主要賣現錢，不要首飾抵當？」賽空兒睜著眼道：「我今日偏沒現錢，你若不要這釵時，我便收了去，酒錢且賒著，慢慢地還。」店主人嚷道：「客官，你要用強白喫人的東西麼？」賽空兒喝道：「我就用強了這一遭兒，也不打緊。」說罷，搶了這釵，往外就走。店主人一把拖住，那裏肯放。賽空兒發起性，把店主人一推一交，一發將他店裏家伙什物打得粉碎。店人大嚷大叫，裏面妻兒老小也都趕出來叫罵。驚動了地方鄰裏，一時盡走將攏來。見賽空兒殺潑，都道：「我這裏防御鍾老爺法令極嚴，便是兵丁也不許在外強買東西，你是那裏來的野人，直憑放肆。」賽空兒還睜目攘臂，口中亂嚷道：「什麼鍾老爺、鼓老爺，我偏不怕。」眾人忿怒，便同著店主人一齊把他扭結住了，擁至防禦衙門前。正值鍾愛開門坐堂，眾人齊聲喊冤。

鍾愛傳令喚進，先叫店主人並眾人上前，問了情由，乃喝問賽空兒道：「你是何處強徒，敢來這裏放潑？」賽空兒道：「小的是流民倪寶，入籍在此耕種的。」鍾愛道：「你既入籍在此，豈不知我的號令？屯軍強取民財便要重處，你是流民，到敢大膽白喫人家的。該當得何罪？」賽空兒道：「我原把金釵當錢，那主人家不要，為此爭鬧。」鍾愛叫：「把釵來我看。」賽空兒把釵呈上，鍾愛取來細細看時，祇見那釵兒上鑿著「瑩波」兩字，心裏驚疑道：「瑩波乃我梁家房小姐的小字，如何他的釵卻在此人處？」因問賽空兒道：「此釵你從何處得的？」賽空兒突然被問，一時回答不出，頓了一頓口，方纔支吾道：「是小人買得的。」鍾愛見他這般光景，一發心疑，便喝道：「這釵上明明鑿著『瑩波』二字，那瑩波乃梁狀元表妹房小姐的小名。房小姐近被賊人賽空兒刺死，於路劫去行囊，現今梁狀元題了疏，奉了旨，行文在此緝捕。今這釵子在你處，莫非你就是賽空兒麼？」賽空兒被他猜破，不覺面如土色，口中勉強抵賴。鍾愛喝教左右，動起刑來。賽空兒料賴不過，祇得供吐真名，招出實情。鍾愛便教押去監禁聽候，備文解送梁老爺問罪，金釵置庫。賽空兒分辨：「小人原不曾觸犯梁老爺的宅眷，刺殺的乃賴本初之妻，即楊內相義侄楊梓的奶奶。楊家是梁老爺的對頭，如何梁老爺到要緝拿小人？」鍾愛喝道：「楊梓之妻須是梁老爺的表妹，況你行刺之時，是認著楊家宅眷刺的，還是認著梁家宅眷刺的？」賽空兒無言可答。鍾愛將他下獄，一面差人查他住處，卻沒有妻小，止有被囊包裹，並幾件粗重什物，便把來給與酒店主人，賠償他打碎的家伙。店主人與眾人都拜謝而去。鍾愛即日備下文書，獄中取出賽空兒，上了長枷，差兩個親隨軍校，一個叫孫龍、一個叫鄭虎解送賽空兒到京師刑部衙門，聽候梁狀元發落。正是：

刺客殺人雖有誤，當官捉賊更無差。

孫龍、鄭虎領了公文，押著賽空兒隨即起程。因知他是個刺客，恐怕他有手腳，一路緊緊提防。曉行夜宿，不則一日，行至商州界上。孫龍、鄭虎對著賽空兒說道：「這裏是你前日行兇的所在了。」賽空兒也不回言，低著頭祇顧走。到得城外，日已傍晚，三人便投客店宿歇。那店裏各房都有客人住鋪，祇有近門首一間小房還空著，裏面設下兩個草榻、兩個草鋪。店小二引三人到那房中歇下。孫龍便叫打火造飯。鄭虎道：「有好酒可先取來喫。」店小二道：「小店祇有村醪，不中喫。要好酒時，客官可自往前面酒店中去買。」鄭虎聽說便一頭向招文袋中取銀子，一頭喃喃的道：「我們晦氣，解著這個囚犯，一路來水酒也不曾喫他一杯，日日要我們賠錢賠鈔。」孫龍接口道：「他劫掠人的東西，祇會自己換酒喫，前日這樣金釵兒，何不留幾隻在身邊，今日也好做東道請人。」賽空兒祇做不聽得，由他們自說。兩個唧噥了一回，鄭虎問主人家討了個酒壺，正待去買酒，祇見店小二引著一個客人進來，口中說道：「客官，你來遲了，我家客房都已住滿，祇這房裏還空著一個草鋪，你就和這三位客人同住罷。」那客人道：「罷了，祇要有宿處便了。」說畢，把背上包裹安放草鋪上，向孫龍等三人拱了一拱手，便去鋪上坐下。孫龍看著那客人，私對鄭虎道：「這客人面龐有些廝熟，好像在那裏會過的。」鄭虎點頭道：「便是我也覺道面熟，祇記不起是誰。」正說間，祇見賽空兒坐在旁邊草鋪上，忽地對著那客人笑道：「你敢是楊府虞候時伯喜麼？」孫龍、鄭虎聽了齊聲道：「是也，是也，正是時虞候，我說有些面熟。」那客人漲紅了臉，忙起身搖手道：「我不是甚麼時虞候，我自姓景，你們莫錯認了。」孫龍道：「我記得鍾防禦老爺做提轄的時節，我們曾在督屯公署中見過你，你正是時虞候，如何認錯？」鄭虎道：「賽空兒和你同在楊府勾當的，難道他也認錯？」那客人見賴



不過，乃低聲道：「我實是時伯喜，望你三位不要聲張。」賽空兒道：「聞你已發配劍南去了，今幾時赦回來的？」伯喜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與賈二都問了劍南衛充軍，賈二已經道死，我卻從半路逃回，變了姓名，叫做景慶，逃到此處。幸遇一個財主看顧，容我在門下走動，胡亂度日。目下，託我出去置買些貨物，故在此經過，不想遇著你們三位，萬望你們不要說破，遮掩則個。」孫龍笑道：「我和你無怨無讎，沒來由說破你做甚麼？」鄭虎指著賽空兒道：「我們自不說破，祇要他也放口穩些。」賽空兒便道：「時虞候，我被防禦鍾爺拿了，要解送長安，身邊沒有盤費，你若肯資助我些，我便不說破你。今兩位長官在此，也要你替我做個東道，請他到酒館中喫三杯。」伯喜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便打開包裹，取出一錠銀子來，說道：「便請三位到前面酒館中一坐，何如？」鄭虎正想要買酒喫，聽說請他喫酒，如何不喜。孫龍也應允了。

伯喜拉著三人一同走出客房，把房門帶上。吩咐店小二照管房中包裹。四個人一徑走到酒館，佔了一副座頭。伯喜請孫龍、鄭虎上首坐定，自己與賽空兒下首相陪，叫酒保有好酒好肉祇顧取來，四人盡量暢飲。孫龍、鄭虎並時伯喜都喫得酩酊大醉。賽空兒有心不肯多喫，卻到妝做十分醉態。伯喜見鄭虎善飲，臨起身，又勸了他兩杯，方纔算還酒錢。一齊走出酒館，踉踉蹌蹌回到客房，叫店小二點上燈火。賽空兒假醉佯顛，一進房便向草鋪上一骨碌睡到了。伯喜也就在自己鋪上和衣而臥。孫龍、鄭虎醉眼朦朧，見賽空兒已睡倒，便也放心去睡。孫龍還醉得略省人事，把腰裏掛刀和腰牌都解下撇在榻上，脫去上蓋衣服，除了帽，又脫了腳上快鞋，然後到身而睡。鄭虎卻十分大醉，連衣帽也不除，腰牌掛刀也不解，橫臥榻上，竟似死狗一般。賽空兒假睡在旁，偷眼看他三個睡得甚濃，想道：「我一路來常想要逃走，卻被這兩個臭男女緊緊提防，脫身不得，難得今夜這好機會，趁此不走，更待何時？」挨到三更以後，合店客人都已睡熟，他便悄悄爬起來，將頸裏長枷扭開，抖擻身體，恰待要行，又想道：「我這般蓬頭跣足，醜醜贖贖到路上去，明是個逃犯模樣，豈不被人拿了？有心逃走，須要走得冠冕。」便剔亮了桌上燈火，輕輕走到孫龍榻邊，把他除下的帽兒戴了，鞋兒穿了，套了他的衣服，又探手去榻上取他的腰牌、掛刀，緊縛在自己腰裏，再去時伯喜鋪上取了他的包裹，然後撥開房門，輕輕走出。且喜這房原近著店門，兩三步就走到門首，「呀」的一聲把門開了。店小二睡在門房裏，聽得門響，問道：「可是那位客人出去解手麼？進來時，可仍把門關好。」賽空兒含糊答應了一聲，竟一道煙走了。正是：

雖無空空手段，也有小小聰明。

不殺防送軍校，便是他的美情。

次日天明，店小二起來，見門兒半掩，說道：「昨夜不知那個客官出去解了手，竟不把門關上！」道猶未了，祇聽得客房裏一片聲嚷將起來道：「不好了，走了犯人！」店小二喫了一驚，忙奔去看時，早被孫虎劈胸揪住，嚷道：「犯人在你店裏走的，是你的干係！」店小二慌道：「昨夜三更後，聽得門響，祇道是那個客官出去解手，誰知走了犯人！這是你們自不小心，與我店家什麼相干？」眾客人聽得喧鬧，也有走來勸的，也有怕事先起身去的。孫龍祇是扯住店小二不放。鄭虎道：「孫哥，這不干店家事。據我看來，多因是時伯喜這廝和他一路，故灌醉了我們，放他走了。」孫龍道：「說得是！」便放脫了店小二，一把扯住時伯喜。鄭虎便取過索子來，將伯喜縛起。伯喜叫屈道：「連我的包裹也被他偷了去，如何說我和他一路？」鄭虎道：「你和他原同是楊太監府裏的人，今日做下圈套，放他逃走，先把包裹寄與他拿去，你卻空著身在這裏白賴！」孫龍道：「如今不要閑講了，竟拿他去稟知地方官，著在他身上還我賽空兒來便了！」伯喜著了急，呼天叫地，真個渾身是口難分說。正是：

常將藥酒麻翻人，今被好酒誤了事。

生平慣會弄機關，誰料又遭人弄去。

當下孫龍、鄭虎押著時伯喜，徑至商州衙治前，候州官陞堂，進稟前情，指稱：「劍南衙逃軍時伯喜，與犯人賽空兒是一路，設計放他走了。」伯喜分辯道：「賽空兒乘間脫逃，與小的無干。小的若與他一路，何不就同他一齊走脫？乞老爺詳情。」

州官道：「你發配劍南，也逃了回來，量你也不是個善良。這頑皮賴骨，不拷如何肯招？」便喝教左右將他夾起來。夾得伯喜殺豬也似叫，卻祇不肯招認。州官喚過孫龍、鄭虎來吩咐道：「你兩個押解重犯，如何不小心被他走了？本當責治，姑念是鍾老爺的軍校，且不深究。時伯喜這廝就不放走賽空兒，他是逃軍少不得也要問個重罪。我今權把伯喜監禁在此，一面出個廣捕文書付你，想賽空兒還走不遠，你兩個可往鄰近地方用心緝捕。如畢竟緝捕不著，那時竟把伯喜解送京師去便了。」孫龍、鄭虎叩頭領命。州官便將伯喜下獄，當堂僉押公文，付與孫、鄭二人，前去緝拿逃犯。正是：

屈事世間原不少，從來折獄最為難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賽空兒脫逃之後，忙不擇路，東奔西避，幸得身邊有孫龍的腰牌為記，沒人盤問，又得了時伯喜包裹內的東西，一路上買酒、買肉喫，好不受用。一日，來到鳳翔府河橋驛前，祇見人煙熱鬧，像要迎接甚麼官府的。詢問旁人，說道：「今日梁狀元老爺府中兩位夫人要到驛裏停宿，故在此準備迎接他。」賽空兒聽了這消息，忽然起一個兇惡念頭，想道：「我前日並不曾刺著真梁夫人，梁狀元卻苦苦要拿我，害得我幾乎喪命。今日恰遇真的到此，何不刺殺了他，出我這口惡氣。且又可取他些東西去前途用度。」算計已定，便到驛中去投宿。正是：

前誤刺的是假，今要刺的是真。

假的祇害一個，真的要害兩人。

賽空兒來到驛中，見了驛丞，祇說是鍾防禦打差出來的軍校孫龍，要在驛中借宿一宵。驛丞驗了腰牌，認道是真不敢不留。但吩咐道：「今晚梁府中兩位夫人要來這裏安歇，你祇可在驛門首耳房中權宿，休得驚動。」賽空兒應諾，便去耳房中住下，專等梁家兩位夫人來，就要行刺。祇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

災星過度，忽然絕處逢生；

惡曜來時，又見凶中化吉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卷分解。

